

善

845.76

40-1

清容居士集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

四十四

雜文

放生池祝聖文

重華廣孝琴奏五絃成湯克

仁網開三面

式屆正陽之月密符元金之辰寸地尺天

歸皇恩於不有四生萬類涵惠澤以無窮

恭惟

陛下功契重玄道融衆妙鳶飛魚躍極上

下之昭明馬負龜呈葢陰陽之靈秘臣等

依承真蔭詠贊昌期天地大德曰生想洋





洋而圉圉文武萬邦為憲咸肅肅以雝雝  
碧海波澄瑤池仙下  
鮑王廟祈雪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幾千餘禩比歲饑疫荐臻  
戶口耗絕意者降罰自天神不得以有請  
也飛蝗蔽天神能相其穡事俾獲無害而  
入冬以來陽不斂藏雷電晝作月臨嘉臘  
同雲之候迄莫有覩深竊惧之雪為五穀  
之精協應以時則遺胤原隰者可以弭伏  
民無疾疫春首東作千里之幸使者觀風



於此朝夕後念神於斯民休戚彌重願力  
闡明靈叶贊于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  
以絕菑害益足以彰神之賜贊無極王念  
歡與會賀東嶽表

節應蒼龍紀岱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  
閣之祥光萬姓庭趨百靈弁會中賀恭惟  
氣起混沌功運冥茫稟木帝之精仁施無  
際悟谷神之蘊道妙難名永孚于休必得  
其壽臣等肅蠲瑤箏祗演琅函望齊魯之  
青葱天威彌近恨蓬瀛之拘繫肉翅難飛



又庚子歲甲辰日

陽德鍾靈龍集式符於天統昌辰紀瑞虹  
流上合於堯年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  
至仁無極如歲之春盛德莫名惟天為大  
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  
以成品類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  
蟠而均破亘今古以常新佳氣鬱葱神光  
孚達中賀恭惟位冠群后功贊無為玉檢  
金泥極昔玉之潤色丹山赤水覽海國以  
遨遊爰假青煇以諧寶典臣等傾心雲關



注目靈旌呼萬歲三莫侍均天之廣莫方

百里五徒推東魯之幅員禮記王制

萬壽無疆又是歲在三月十九日立夏

瞻雲喬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曆清臺揆發

祥而維夏四方來賀六合同風中賀恭惟

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襍玉燭以成三時

之和丹臺紫青以佐九皇之治雖真游之

無跡幸神御之有嚴光挾龍輿下琳宮而

布武燕分麟脯傳玉笋以流息海觀塵清

城闐瑞霽臣等式循舊典庸展上儀大造



無言莫測細縕之始人心不遠益窮肝鬻  
之微

又

天作高山實尊魯甸位冠群后茲為岱宗  
良辰揆維莫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祐

中賀

恭惟受元氣始為萬物宗七十二君莫測  
神庭之秘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睽茲  
海壖實維侯服斥鹵竭魚鹽之利生聚紀  
蚕麻之功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存於  
浮靡雨暘微戾伏臘遽乖敢因善頌之誠



庸致預期祈之懇絳旂丹轂密除疵癘之妖  
紫府清都彌降簡牘之祉然後東皇太乙  
錫宴鈞天壽宮神君追遊化國適廣聰明  
之聖懋昭長育之仁眷此有生施于無極  
時維莫春誕紀盛旦歲行吉亥丕昭今辰  
蒼龍宣長育之仁玉燭啓豐穰之瑞中賀  
恭惟希夷道廣亭毒功深神化無方寸雲  
合而甘澤溥精誠有感巖石固而積雷穿  
臣等身囿海圻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



敢擅於斗牛大德曰生衍壽益齊於箕翼

東嶽殿上梁文

伏以海觀澄清聳神山之紫翠仙閣縹緲  
靄雲闕之青紅光景常新規圖改舊伏惟  
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宮空洞之遊道無  
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睭茲海壖  
古稱鉅鎮廉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  
之風穀粟棗麻行協三登之慶象犀珠玉  
聿來重譯之邦神符默契於天心嘉貺式  
資於帝力洋洋在上蕩蕩無名雖垂祀之



苾芬愧揭虔之庫隘今太守顧瞻下宇咨  
度廣居龜卜貺從鳩工斯集雕藥藻并歲  
然金雀之棲玉階彤庭鬱若彩鸞之舞雲  
光五色花氣千層誕揚仁惠之聲益廣循  
良之政梓人之道類相取愧裁成五者之  
德好生益申贊詠今茲穀旦庸畢偉功虹  
梁初舉於地中鳳輦疑從於天下載色載  
笑來宴來娛輒采歡謠少揚盛事  
拋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  
帝所丹臺紫府布皇風



拋梁西江濶城迴細柳低簇騎共看紅  
叱撥踏歌時聽白銅鞮

拋梁南簇簇山光擁翠嵐冥葉陰陽元

有準蛙聲水旱不須占

拋梁北滄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

豐年大貝南金書絕域

拋梁上仙藥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自

回轆玉檢金繩空悵望

拋梁下萬井春風樂皇化雕題交趾九

夷朝草笠黃冠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清晏星斗潤明羅圖  
永衍於皇基椿壽益延於睿筭六府三事  
百吏兆民雍容治世之音翱翔太和之域  
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追渾沌之風擊  
壤繼康莊之詠神祇受朕動植霑仁

梓潼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夙之辰天運興文允協  
亨嘉之會四方來賀萬神昌恭恭惟道合  
希夷氣超混沌揚靈西蜀通肝嚮於廟建  
佐治中州朕銓衡於帝所維桂籍固嚴於



取與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  
有慶某學拘鉛槧業保簪裳教子未能全  
世科之必復傳家有托守先訓以丕承庸  
展素忱式陳薄薦伏願祥光紛郁梵氣開  
通孔蓋翠旌覽德輝於九士虎符龍券錫  
慶澤於一門

梓潼醮齋文

瑞靄層霄誕紀降靈之節城傾魏闕有嚴  
事帝之儀慶接九垓芳垂百世恭惟至仁  
育物玄感闡幽受色筆夢寐之中睟容有



赫厠金榜銓衡之際嘉兆密符允懷一經  
教子之心適值大比興賢之歲雖登崇有  
數難以預期然神化無方終期默運伏願  
祥光下燭颺馭恍臨桂籍書名願俟家氈  
之復棘闈進步思成盆繭之抽詞盡意長  
恩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繡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  
金闈之亮惟姻好實侔於兄弟迺交承永  
紹於雲仍愧乏絃歌式陳邊豆伏惟交代



集賢相公雲霄自致風月無邊給札玉堂  
氣欲吞於兗穎橫經壁海坐嘗撤於臯比  
清言王謝之比肩妙畫鍾張之接踵與人  
無競詎論鵬鷃之鉅纖處身以和不計鴈  
鳧之雙乘京師之望君實洛社之慕堯夫  
廟堂掄才會弁已同於諸老巖壑動色拔  
茅肯後於吾徒蓋將拄笏以看西山披裘  
而傲北雪老子之興不淺先生之祝何如  
特進宗師大真人幼結文盟壯持道紀度  
弱水之萬里騎氣而遊登紫微之九重步



虛以進謂孔老之同有自若晉鄭之馬依  
避堂尊賢授粲禮客諸衆官或遠使絕域  
或近職內銓俱精神磊落之英實羽翼贊  
襄之士儀生彩鳳武接祥麟我翰林脩史  
大夫針芥密投金蘭久託候松階之日影  
舊若埴篔簹踵蓬島之雲光今慙糠粃悟三  
已之無愠知四休之當宜敢以心聲上陳  
口號

娑娑老子倦東吳笑挹胥濤傲太湖坐使  
千巖為几席能令萬籟作笙竽瀛洲法曲



行刊譜酒國長春莫計壺賴有嘉賓相勸  
舞玉山暫倒不須扶

亡是公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迺天倫之至理酒食召僚友  
亦人道之常彝挹南斗以為漿夢釣天而  
廣奏熒煌接席醲郁陳歡清容處士素褐  
癯儒青氎舊緒投簪逸海岸有古松流水  
之心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盃之色困頓  
於俎豆弦歌之事沈淪於醫藥卜筮之流  
匪曰卑陬亦云曠達喜愠既不形于色口



腹亦何累於人聽雪主人出壑清冰臨風  
玉樹陽和盞面士疑扶繯之恩冲粹積躬  
衆義虛車之讓鼎烹而調衆口杯水以勝  
萬言給月支風陋人間之腥府內屠龍膾鳳  
窮天外之珍羞厥德不回何恙弗已方將  
肥羜以速諸父庸示等差弊袴以待有功  
悉除僥覬芳筵縹緲雅集舒徐露墮三危  
化逡巡之麴蘖風號萬竅陳廣莫之笙竽  
享若太宰澹如明水敢陳口號少贊神交  
玉堂學士說英豪濯濯天葩簇錦袍擬上



瑤池擘麟脯不將金帳飲羊羔長卿多病  
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從此青州化烏  
有夢迴霜月冷如刀

太虛道士劾清容子文

鑄金作象深垂饕餮之文索米為飢何異  
侏儒之拙迺知芻豢之悅我口不如禮義  
之根人心傳書染指之卑易著濡首之悔  
詭稱聞道實日費辭清容子山澤迂踈冰  
霜傲睨乏燕頷虎頭之相初匪適時為牛  
漫馬勃之才猶言葢用徒稟薑桂之性殊



之參朮之和望似木雞出語爭疑其鉄石  
癯如野鶴持身或近乎膏梁岐黃之問對  
匪專元白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  
夸一藝之長墮其家聲耻莫甚矣同乎流  
俗已實為之弗思尚口之凶猶見朶頤之  
色昔茅容雞黍詎為設客之資而張翰鱸  
蓴迺在還鄉之日捨飯蔬飲水之自得為  
蒙袂輯屨之可憐不為盤飧固難免跨驢  
之誚我有斗酒要當為得魚之懽幸前倨  
而後恭姑小懲而大戒尚期深省以贖往



愆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控扼喉衿粗謹揚清之節叨承掌握莫甦  
中暘之民知見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  
之請明時靡棄小己實兢伏念山澤癯儒  
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難自致於雲騰邊幅  
自修徒強追於時好心已忘於虛室手慵  
炙於權門勇不足以沉舟技莫施於秉翟  
畏趙盾之日固曲盡其巧心憎元規之塵  
終有慙於眯目羞踽踽涼涼之行鄙媿媿



姝姝之能謀之知兵謬忝三軍之寄材非  
補衮莫資四皓之成荷執中之從權俾持  
麾而自效然而動靜之道莫逃於數代謝  
之理亦維其時今者扶搖在空蓐收屆候  
羊角之哀已急鴻毛之順實先雖酒泉之  
封相與絡聯而雪山之衝深惟扞格服不  
衷而災也清有餘而簡之鄣面見人詎堪  
寒士之諂翳身而舞不逃死丘之譏况臣  
翼蔽非長骨立早見久尸重寄深懼大何  
同異之論方興終難順習磷緇之瑕已露



必致投閑茲蓋伏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  
講武治天下運諸掌式契古初繫一人謂  
之風灼觀民志憐蓐席之舊物希篋笥之  
厚恩動之斯和固已遂馳驅之微願揮之  
不去誠有乖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  
凜矣杜郵之戮先猷儼在遺訓具存矧茲  
蒲柳之姿愴若桑榆之景亟全末路俾就  
完人問溫樹而不言深疑過謹開浴堂而  
召對未忍自捐得請為期束裝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  
廣其見聞使民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  
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早振儀于天朝晝  
承問於溫室盛秋守塞力丐散閑當守念  
功莫遠雅素飾賁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  
而憊然卿為計則得矣百年過隙要當從  
佚老之懽萬物為銅行復俟秉鈞之用勿  
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仕擇  
日降制盧陵蕭靜安作白羽扶風公致仕  
仕表及  
批答



漢雲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踰於乾其昭然者陰也陰何乘於陽乎天地之初至靜而虛根於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而上者為升鶻火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萬物彙貞各返其生生而不已復歸于陰其環無端其去無址故曰體之者陰也用之者陽也盧陵蕭道士字曰漢雲知所先後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老氏之學捨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於敬敬立則誠始存聖人繫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視履矜矜于外者猶慊然于內豈果以為外飾哉余嘗聞中原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窮髮之北皆負笈以請一聞善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是殆其至靜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子敬居河西沉厚默靖莫敢自暇內外交養在已治人悉本於是尚勉之哉



史文振字說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上聖合  
寓縣功書鼎彝勲在琬琰厥子若孫章綬  
承接至于雲仍罔有替墜時則有若今江  
浙省管勾君勾稽知微謙謹保緒譬之巨  
木蔽芾百里群柯交蔭條達而不紊亦盛  
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于父兄而  
字未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  
以兼而鐸焉則能以備丞相之勲殫於武  
事則今之振文事者繫後人是望敢字之



曰文振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  
泄著而明翕然以成其聲也清以廉宣明  
國家之盛俾後之人夷考世臣之系則必  
曰允文允武罔俾專美於前代余於文振  
實有厚望焉嗟哉茲茲余時文於世亦  
由是而後余孝友命名說  
邃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  
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其始於  
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名  
有五則夫今之問名者皆本於是私獨怪



夫世降而俗漓高者希於聖卑者希於祿  
余閱夫歷代之史傳獨漢為近古皆以一  
字為則至於方術有所不足責德命為義  
則於東魯余君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  
紬繹不能為言矣或者喋喋然為言其無  
乃贅而不知非者與余君方力行以為本  
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於吾徒之告異時  
行修於家庭顯於朝著願勉之哉俾勿替  
則得之矣



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陘始定南北兩  
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以盡可謂善  
矣然而磅礴雄險隱然若有所限其支脉  
連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  
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迤之勢千里若  
一方若布席圓若拱壁氈廬蔽空凝雲積  
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虛騎者  
如凌風忘登頓之勞繇是達于金山靡有  
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  
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



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絕萬世朝九州以  
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與在易  
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  
高大之實藏于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  
諸山跬步巖峩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  
師願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目之固陋  
歸于故里卧游以思登東山而小魯夫豈  
虛言哉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有



客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  
損益琴理刪潤別為一譜以其所居曰紫  
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  
江西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  
復入祕閣今世所藏金石圖畫之精善咸  
謂閣本蓋皆昔時祕閣所度而琴有閣譜  
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  
至大晟樂府證定益以閣譜為貴別譜復  
不得入其學寢絕紹興時非入閣本者不  
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亡聲債



遽之意而兢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蓋  
可見矣曰江西者由閣而加詳焉其聲繁  
以殺其按抑也皆別為義例秋風巫峽之  
悲壯蘭皋洛浦之靚好將和而愈怨欲正  
而愈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爭慕之謂  
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楊氏譜行時二  
譜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又  
謂楊氏無所祖尤不當習噫楊司農匿前  
人以自彰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其為今  
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司農譜又數與徐



天民還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間以  
問天民時天民誇詡猶司農也謾對焉終  
不以悉余益深疑之而莫以據後悉得廣  
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蔡氏五弄司農號  
為精加紬繹皆張氏所載獨楊氏隱抵不  
述耳今世琴調清商號為最多郭茂倩記  
古樂府琴辭亦莫盛於清商杜佑氏叙論  
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五弄  
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  
氏私製明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



張氏名巖字肖翁嘉泰間為叅預居零時  
嘗謂閣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古譜復  
從互市密購與韓相合定為十五卷將毀  
于梓以預韓氏邊議罷去其家永嘉郭楚  
望獨得之復別為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  
聲為之者楚望死復以授劉志芳志芳之  
傳愈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揚司農  
與敏仲少年時亦習江西一日敏仲由山  
中來始弄楚望商調司農驚且喜復以金  
帛令天民受學志芳故今紫霞獨言劉郭



而不言廣陵張氏傳授皆楊氏與其客自  
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同時有奧音玉  
譜一卷以進律鑿琴統入官其五弄與楊  
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楊亟重之益知楚漢  
舊聲非楊氏所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與  
紹興所尚微近第重緩如寬厚長者余不  
能以是說告之也黃君依然豫章太守之  
裔以琴游公鄉余未識之而余之嗜琴當  
有同者故書其源緒以解夫今世之惑而  
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鄞衣冠家為寂盛閭里棟宇相接屬議醫  
藥尤尚選擇輒考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  
謹涉于儒者始得進焉每視疾必先告以  
虛實先後始筆簡牘識其月日以校輕重  
有不如其式者爭詬病詆笑于時待之也良  
厚而所謂醫者亦咸自愛重不敢妄試車  
軌混合南土游宦居多中原人壤高氣厚  
所服餌率宜寒涼由是群醫爭視好尚迥  
合間有竒中遂復以施于鄉黨十失其半



夫泥於古者非通論而強試其所不可呀  
亦殆矣余官京師時遇南士之稍適於時  
者服食嗜好茫不可分辨疑誠中州人也  
節宣之不時亦復以攻導守之法目治問者  
未退已倉卒不復救輕千金之軀以夸眩  
誠有罪猶諉曰是不通至於業醫捨風土  
燥濕之宜以逐近利利未獲而害日以甚  
吾不知其為何心也里中陳氏子某世為  
醫曾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  
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曾不可以



泥古徇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  
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迺有言曰  
夸言以為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  
術之寃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行之  
日踵于門者莫可禁雖疾媚過抑不足為  
子懼勗哉以澍道何憂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為浙譜其咎  
在揚司農績諱其所自譜首於嵇康四弄  
韓忠獻家有之侂胄為平章遂以傳張叅



政其客永嘉郭楚望始紬繹之今人不察  
百喙莫以解精於琴者始知之北有完顏  
夫人譜寶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  
數以繁完顏譜獨聲緩差異而裏聲良同  
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字琴本於蔡絛今  
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笥羅道士大  
章秀敏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  
余操調嘗以幽速冲寂之音語之當于其  
心蓋愈澹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山異日  
大章能芒鞋以訪一倡三歎之遺尚有以



相告聲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愕之跡畢其  
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易筆工童生

咸淳間湖州筆工馮生製筆得截法圓不  
至軟媚勁不至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  
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韻度近世  
子昂承旨擅書名吳中筆工爭進技庭下  
率形製相類書不滿卷則已成秃翁蓋毫  
熟則易乏如脂常之士寧復生氣子昂不  
言其短將以為彼養生計來京師劉自謙



編脩以番易童生筆為贈絕類玉山徐氏  
舊製先正肅公平生惟用徐筆守番景久  
徐氏妙法豈童生家世能傳之耶梔蠟粉  
澤識者所哂譬如行車慎操其輶詭遇獲  
十蔑有效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  
右軍筆進柳誠懸柳不能用吾徒書記姓  
名童生之哂甚於諸葛願勉之三吳專利  
將却走以避歲歲清遠可用於朝審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清容居士集' and '卷第']*



清容居士集卷第



四十五

幸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

教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齒齒清手題紈扇墨花輕君王

猶道宮中熱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為鄰蟹爪金鍾眩世人從此

子孫千百億錦囊玉軸各稱真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蒼  
牧童隨處候陰涼  
侶嫌  
挾策當年客我物  
曾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群動  
彩筆隨時作輕重  
幽如

靜士槃澗歌妍若  
妖娥漢宮寵娟娟  
交鳴

疑欲語宛轉不去  
情相送宣和殿前  
花侶

玉珎禽低昂手堪  
捧傳言寫生論甲  
乙御

筆親題群輩跡一  
朝百幻歸逝水舊  
花淒

涼麥成壟君不見  
桑間粟留田間雀  
難作



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  
水暗荒陂得自由  
矯首

天池欲歸去  
乘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  
刻削經營入渺茫  
老樹

雨深龍翼重  
隔川雲冷縠紋長  
吟鞍欲度

愁溪徑漁艇將歸  
認石梁擬向此中尋  
隱

計底須紫禁  
謁虛皇

貫道  
紹興  
間召至  
浙一  
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  
拒霜迎日闔紅英  
鷓鴣屬玉休驚訝  
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幕鎮犀懸  
花影雲陰得散眠  
自是主家高鎖密  
晚風緣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  
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  
亦墮因果所施不願報  
自然福無量布金  
與獻花輕重同一念  
若以多寡論富者日  
增益天王護虛空  
如月七寶合正覺  
無等



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  
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映千絲侶笑釣黿  
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獎之京卞作  
宣和譜堅黜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  
踰於吳頭楚尾殆如火年朝陵止見西洛  
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



其芒屨踰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繇形始成言六書者取馬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猷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椰揄作斯圖者其無



迺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韶表珠帽視  
窶太子類以此目之耶黃海海帝七新發  
素八古出山佛像不夜安窮隱見定有常  
世尊靈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拈槁  
此可見天王八小億衆猶未深伏故其猙  
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  
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閑自則失相  
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  
妄曷辨荅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  
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樹



其芒屨踰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繇形始成言六書者取馬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猷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柳揄作斯圖者其無



迺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韶表珠帽視  
窶太子類以此目之耶黃面佛前七新發  
素八古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拈槁  
此可見天王八千億衆猶未深伏故其猙  
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  
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閑自則失相  
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  
妄曷辨荅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  
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樹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  
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  
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  
隆為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允景肅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  
冠縠衣裳凝睇白玉京晶熒動瑤光手弄



鷓鴣雜絃運撥雲飛揚正心秉無回緩節申  
以商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鈞天  
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  
閭闔下符既嗣歲歌穰穰稽首連蜷靈萬  
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我眉雲疊翠凄迷更着層峰小殿西誰信

蜀王辭劍閣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食圖

威音無喜亦無嗔惺目揚眉定有因欲識



世間平等觀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坡澹澹秋禽鳧高下意夷猶侶憐

天際南飛鴈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侶欲乘天女排

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楮河南微瘦而勁峭

徐季海差肥而沉着此本蓋自季海來若



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本施武子  
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  
知前人鈞搨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  
猶取其類况此寶曾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聲嗷嘈靈在湫蕩游遨鼓以風挾  
以濤受命令行林臯百穀成神功韜庶徵  
叙靈靡勞

何尊師醉猫

攪甕翻盆勢不禁晚風鏗醉首岑岑醒來



獨立闌干畔  
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  
天台樓閣搃虛無  
何人繪畫供青眼  
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  
清時空食幾困禾  
營營蒼鼠噉分寸  
不禁詩人總譏訶

徽宗鴻鵠

蕭郎解作湖山圖  
上皇一見玉色愉  
明知此景落歌舞  
別灑妙墨為訢謨



此首誤寫徽  
宗鴻鶴一題  
必空西行可

徽宗桃核圖

其廣幾尺

三足之鳥十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癡黃龍  
府裏沙溪淺準擬平分作酒卮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  
此景落歌舞別洒妙墨為訝謨長江吐吞  
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雞鳴不聞鍾夜  
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遙  
望青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畫䟽年年送  
使瓜州上輪囷米舟踰沔水驕將高眠載



吳妓卷蘆吹笛斜陽愁折筍投江等見戲  
只今承平五十年蜀荆賈客舡相聯筓篴  
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娟涼月底昂淺淺春雲冒次何須  
千畝筆端咫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  
定回神觀靜笑渠舡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圖

其畫卷八



瑶池朶朶玉精神  
滴露研硃竟奪真  
蛺蝶不知遮繡幕  
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  
人言周土夷受譏  
鶴翻孤松蟬嘒柳  
繫腹得免身中肥  
昔聞汲井嘗投錢  
清白之子推父嫌  
人生作事在平易  
鄒子受金非憊然  
特君作吏心不懈  
一犢相辭匪竒怪  
當年孝廉爭入徵  
壺飧柴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

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指顧其彷彿



玉殿遙思湘水遊  
欲看虞帝九疑秋  
二君野死難相侶  
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

李藻

曾作河梁客  
山迴溪水灣  
春看人北上  
秋見鴈南還

燕文貴山水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雲州雲應縣主簿

曉色蒼茫外  
秋聲縹緲間  
亂溪環水佩  
千嶂疊雲鬟  
曉瀑村春急  
風林寺鐸閑  
片帆如可託  
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  
潮音真寶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靈壁層峯負六鼇藥欄花檻翠周遭如何  
畫史同群吠不與君王繪旅葵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余嘗聞  
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為則殆猶脩  
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  
為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為尺也僚九秋爽



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  
嘗聞鑒古之道必繇其侈靡者言之余於  
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佞不然昔  
之所傳者安得久遠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宗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  
勘書儼相侶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  
三萬軸畫日雲窓者不足平明鐵騎踰河  
未玉躒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  
枝瀟洒江南春天興之初汝南失猶解傳



歲記年日

卷題天  
元年歲記

為言當年愛遺墨不

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玄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

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超崑崙前閔濤湧

如壞墻後若百溜奔溪篁群蠻族蝨爭叫

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

洞快若俊鶻凌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

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

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



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

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  
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  
寺命秘書監丞李其為之主其王府之  
寮案悉以佐執事邊豆靜嘉尊罍絜清酒  
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祀畫歡  
以承飫賜而莫敢自恣酒還出畫圖若干  
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後命能文



詞者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  
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  
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  
可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  
下而草木蟲魚之織悉因物以喻意觀文  
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  
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  
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  
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  
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



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竒哆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為天漢昭回萬物喬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楠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

四十五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  
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繇郡治所  
賜也始忠定為直諍時嘗沐是賜實署御  
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被  
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  
宗傳說事相昭合方王之為直講訐謨定  
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



惟孝宗足以承或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  
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  
禹輩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為正論  
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誚而不避相位三月  
正色引去未幾符離瀆師張魏公首乞速  
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  
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  
者皆大言取官一位無所成就至是君臣  
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  
然也楠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為王嫡孫是



生會稽郡君楠實親出學術荒薄為  
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  
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  
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  
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楠拜手頓首謹  
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尚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  
功補太廟齋郎故終身為右選官方臘陷  
歟睦抗三州衢介於中公以孤城方守卒



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亨  
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  
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蓋居  
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為徹彼秦土不  
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  
事寧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為日之方  
中至今南北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  
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誥身而稱



世為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  
命詞以其相繼者為首次其甲乙若幕或  
縣佐則摠其詞命以畀之石揚休字昌言  
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為  
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允豐前率沿唐  
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總為階官入政府  
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  
等官誥中署權判郎判流內銓也知制誥  
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日  
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叔五為翰



林學士景祐間元憲同院泚忌其先登詣  
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寶斯年也始更  
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為韓絳者亦  
非也是年父億為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  
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元元九而史官與歷  
年圖景祐止四年為寶元今誥曰景祐五  
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為蔡氏子  
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  
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元十四  
字遂更寶元焉是則自七月始為寶元紀



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  
公以秘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為  
秘丞著作郎觀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  
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  
夫贊美感慨有諸賢說在不容於言矣至

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  
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  
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



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  
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進德  
之本也紹熙黨禍萌孽故逢迎者廢於嘉  
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岐而當時仕  
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  
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桷  
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  
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



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別為三貴賤貧  
富角立不相通叙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  
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  
嘗謝其宗袞舉刻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  
於它揚其敦叙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誥  
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楨以  
荒陋備貞詞林喻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  
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  
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  
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  
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為寔急議晚歲  
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  
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  
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弼帶湖一夕而燼  
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  
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  
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諱道弥老不廢炳  
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慙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為甥至晉世則謂之即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尚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為萬世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



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為全人後作史者宜  
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為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  
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興善  
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  
作史其去取為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  
子姪若公哀輩縑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  
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遠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  
愛其所作宮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真  
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揚以九州言揚州  
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  
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  
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  
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能寶襄陽  
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



驗生死關聞之者足以成矣

書東坡寄真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真隱翁楠嘗深疑之道以氣為母父以思為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為二途平林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峰願相與竟其說坡



僊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  
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  
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  
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榻本欲求  
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  
皆以政事戮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



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李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復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溫公



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  
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  
意願今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耻一  
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  
桶舊為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此卷  
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  
跋

跋定武楔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  
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



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  
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  
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  
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  
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鏡損湍流帶右天以  
亂真後人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亦  
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  
未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  
子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  
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



悉疏于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  
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  
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  
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  
史中令所用印圖書者今在燕山張  
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  
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



篆籀鑑銘泉譜伴內府其家兵後不  
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  
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秘不  
示人後有順伯為浙西提舉時携入  
秘省諸賢題名皆有其竄著者樓宣  
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籥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  
剪碎作冊葉與前二本無異今歸子  
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



同觀于鄆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  
字畫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精神  
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  
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  
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  
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  
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  
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廊手書滿軸



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  
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  
之余跋乃剪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  
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枯蒼鄭陶孫為  
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為翰林應奉  
貧質于甕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  
重為劉氏所得有叔信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



亭既成亟以御筆繇京兆薛嗣昌家

宣取留內璫所暮夜以匱金紙即越蟬翼紙

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

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

城裝成冊葉龕器劉生乎之不置以

銀壺杯盃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雲溪陳

侍郎振孫伯玉號宜齋其家藏書冠

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

此本亦有叔信甫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  
跋余每疑饒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  
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為三交朝  
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  
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家急率以小璽  
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  
入石容杭見道祖書一巨卷子駙馬都尉  
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



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模  
脫整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  
掠求於匱韞川媚則蔑有矣學魯獨居之  
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  
楠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  
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  
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



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  
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  
為一行遂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  
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榻  
數十本余得坡公榻本於東平王氏無纖  
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  
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  
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  
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  
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



絕相類遂定為米芾所臨無疑延祐二年

八月丁丑袁楠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繇河南幕府締交寡友

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為直講距都官之死

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

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

收空能乞錢助饋餽此蓋為歐公發也崑

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

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



帖精思以求益為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楠書

黃華帖 名庭筠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繇是始沈傳師實為雲仍未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楠舊閱金帝實錄老人為脩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



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  
十州之地自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  
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繇  
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末  
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亡  
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  
門盛事上極宰輔內為能尉與宋同為終  
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



亦其苗裔展觀無斁因為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  
永興號為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  
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適整其雲仍散落  
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  
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侶或云孔卒時永  
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



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  
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  
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  
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  
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  
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  
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  
士哉樞密隧碑實文公所撰文公受知樞



密實繇常齋吏部先交事契此書蓋在江  
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  
德不至是右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頽至治  
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  
間為正人以黃太史為甥它不足論山房  
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楮而下



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

慟公笑盜死未二十年南其志以登心機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

有凌雲步虛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一點

之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識與泰定元年三

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

製方入格律繇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



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  
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懷素  
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溫益榻本黃庭

溫益以王卽舊僚崇寧初卽拜中書侍郎  
其傾邪翕訛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  
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  
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傳之論  
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  
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真蹟



在建中靖國刻為秘閣續帖後易為大觀  
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  
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為累臣之痛泰  
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  
公王莘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  
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  
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  
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



孫號為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  
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卧不盡贊述  
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  
同傳訖蔽其名可為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兩掖以元祐元年十二  
月赤城羅公為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  
年不忘瞻謁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  
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為盜區  
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為濟陰縣



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即需章  
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暮  
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為簡諒有識  
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  
屬城之氣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徇  
輿情亟陳囊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  
推官為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  
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為也羅公政績湮洛  
少見漫撫其事書于後云賦石處凡時日  
欲於兩書潞公帖一自秦地其味真結之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  
五年也其一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即召  
還為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帖謂旦夕  
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作  
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  
廟其三年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  
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  
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  
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  
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



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汶嶺弗果每為終身  
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  
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  
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  
法尤相肖越國袁掬書

跋荆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  
年四月落職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  
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  
谷老人嘗言荆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



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荆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乏絕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此余嘗讀荆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籍草淚如洗惜不為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



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智  
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昇杖自便蓋斯時  
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  
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  
過矣前公處為辭對帝意甚苦蓋公亦嘗  
讀公跋蔡忠惠帖云公處為辭對帝意甚苦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  
今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  
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尚嫵媚回視忠惠書  
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  
筆墨長語今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  
興間陸氏地為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  
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韜  
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為丘墟  
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

不自勝却歎不志是必當觀此帖



陸放翁荅杜賢良求牒試書

金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  
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  
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  
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  
則一試牒其肯為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  
川之文曰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為狼藉人  
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



加點至作急鯁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  
中語特神其說耳人觀涼熱偈語亦與前  
二文相侶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  
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  
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涌鳳翔祈文  
與訓誥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  
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  
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  
挹遺墨清風冷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矻矻朱墨吏所可與鄭  
長於斯而三游鴈山則其清淨之政蓋可  
見矣鴈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  
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  
意益可為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寂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  
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可怪  
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  
異然自晉世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殺互賜



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  
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失製字之體今陶氏  
為婚于唐虧人倫之義蓋石郎之害不止  
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  
此為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傳朋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

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  
流血咸陽宮殿三日月紅霸業已  
隨烟燼滅陰陵失道非天亡剛  
強必死仁義王英雄本學萬人  
敵安用慘戚悲紅粧三軍散盡  
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



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當言婦人與  
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  
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逢迎建中之調  
廣陵之外孫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為文肅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為文字交吳紫溪實  
先逐劍花飛新血化為原上草  
芳心寂寞寞寄寒枝舊曲聞時侶  
歛眉怨悵徘徊愁不語恰如初  
聽楚歌時清竟杳杳今誰主玉  
骨他年耻為土會當移植漢王  
宮更伴樽前戚姬舞美人人草歌  
右瀛國魏夫人虞美人  
紹興乙卯七月十八日吳傳  
朋為沈  
守約書



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  
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閩庭淵懿有自来  
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  
何所自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強  
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  
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輟  
錢奉焉其意蓋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  
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  
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  
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  
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歟權天下善類皆禁錮  
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為渡江  
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  
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為一代矩範而元



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為尚書即始  
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  
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耄之年逆知公論之  
不可揜張翬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  
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追則其  
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  
了齋之為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群  
姦輒輻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  
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  
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



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  
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  
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  
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  
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  
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  
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贅述敢因莊簡出處  
之事推先拓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  
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遠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梅與番陽倪仲寶同為太史屬一日出其  
先鎮遏公墨刻一通以示實象山先生識  
焉俾梅有述謹按鎮遏使廢置之始繇貞  
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於蠻徼  
者則特置城鎮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來  
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鎮遏之  
職隸于節度信為犬牙要衝雄石鎮之得  
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為憲衙  
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  
始為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



而爲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吾君八哀杜  
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侶而  
爲之者焉龍虎山爲道士據會竒怪蘄削  
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  
步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  
以相示首之以僊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  
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  
于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  
詠蓬葦之所居則與天谷並或曰蓬葦勝  
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



遯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  
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  
缺懼不能以承噫今為方外流者絕其本  
枝而猶吳特進不若是則瑛能亢宗姓老  
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齋在繁



續無一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  
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桷再拜謹  
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允良焉澤以漸摩言之於  
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  
其過也當位以節斯通矣良者總其



遊自

未望

缺懼

其過

張春

按常

書

五

與泰

無一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  
延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  
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  
公辭免平章批荅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  
家剪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  
弘袁楠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





